

综艺、直播、晚会、二创……多元传播中的文学更有力

文学跨界，“格局打开了”

阅读提示

文学“破圈”扩展了文学，走出文字、直面读者的作家与走出书斋、直面作家的读者，共同重塑了卖书买书的模式，打通了传播与接受之间的隔膜。严肃文学领域主动抑或被动都要面临“破圈”的考验。

1200万人次，“2023文学跨年”“百位名人迎新阅读”话题阅读量近千万。

以“文学”为名的盛典、晚会，在过去的一年并不罕见。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先后推出了如“说不尽的网格式”“4·23全民阅读10小时直播”等。2022年的“中国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之夜”典礼，也打通了严肃的文学大奖与普通读者、文学爱好者之间的桥梁，与多家中央媒体、互联网平台、影视平台充分合作，以直播形式打造多场名家交流对话活动，与公众云上共绘文学“盛宴”，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探讨。

直播卖书也不能算新鲜事。事实上，大小网红带货售书早在几年前就已兴起，个中翘楚，更是战绩斐然：如刘媛媛，2020年6月，她创下了总额突破1亿元的图书销售，超过了很多中小型出版机构的全年收入。只是到了董宇辉，直播卖书上升到一种文化现象，也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销售的逻辑和读者对于知识获取的态度。

不限于达人带货，众多出版社也开启了自己带货的模式。平行小宇宙童书是近两年新兴的图书公司，自2022年11月开始在抖音平台开启直播，两个月的时间，积累抖音粉丝共3.7万人。

“与粉丝量快速增长的目标相比，我们

更在意粉丝年龄和文化属性的精准性，及粉丝黏性。因为我们主要还不是一个卖货直播，而是品牌和产品的宣推。目前来看，的确吸引了一批黏性非常高的粉丝。”总编辑王志钧说。

从字里行间到台前幕后

梁晓声、阿来、毕淑敏、刘震云、马伯庸、易中天……仅在“东方甄选”里，与俞敏洪、董宇辉一起边聊文学边卖书的顶流作家和学者就有10多位。作家学者与带货网红，原本不在一个话语体系的两个身份，竟然开始频频共振。

面对质疑，刘震云在直播间现场就对着几十万网友坦荡回答：“自家种萝卜，自家再出来卖，我觉得不丢人。”

当时直播间的观众就有很多人即时支持回复：“鲁迅先生也很在乎版权”“打通次元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走出文字、直面读者的作家与走出书斋、直面读者的读者，共同重塑了卖书买书的模式，打通了传播与接受之间的隔膜。

作家与作品的“跨界”，还不仅限于直播卖货。同样是与网红对话，作家余华与法律教授罗翔就文学作品《兄弟》展开一场“神仙对话”，节目在B站播放量高达500多万次。

“精神内耗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人生的出口”“如果无法改变自己，你凭什么改变别人”……在贡献金句上，两人似站在禁紫城之巅。

余华也现身最近开播的外景纪实类阅读节目《我在岛屿读书》，与苏童、西川、旅行博主房琪一同作为常驻主理人，与程永新、叶兆言、祝勇等文艺界名流，畅聊生活、阅读、写作。

近年来播出的文学类纪录片、综艺不少：《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文学的故乡》《但是，还有书籍》等，在新的传播形式里，正如这些节目的初衷——“以文学照亮日常”，让读者、观众看到不同于字里行间里读到的作家以及他的灵魂。

刘震云在近期的“破圈”中拔得头筹：在《脱口秀大会》里爆梗不断。“他比他的作品还幽默。”曼陀罗感言。

包容、享受、乐在其中

文学传播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严肃文学领域主动抑或被动都要面临“破圈”的考验，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相融合，以一种更能抵达大众的形式进行传播。新的考验与新的机遇相携而来，会不断出现新的玩法、形成新的规则。

“看到当下越来越多的经典作品、文学大家，以短视频、直播平台等的二次传播，让阳春白雪更多地走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这种创新尝试，拉近了经典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在多元传播中，文学更直接、更有力地赋予我们精神力量。”书业资深记者、阅读推广人李婧璇说。

文明交汇的幸福之路

《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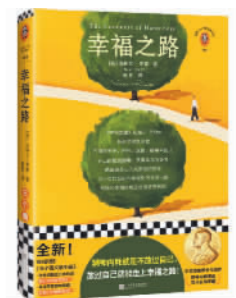
沈从文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沈从文小说精选集，包含《边城》《三三》等篇目。《边城》讲述了在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中，翠翠与两兄弟的爱情故事。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描写了湘西淳朴天然的人情世道，野性自由的生命形态，以及澄澈纯净的人性，展现了沈从文关于“爱”与“美”的美学理想。

《幸福之路》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傅雷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如果我们一直处在精神内耗中，又怎会感到幸福？你是否常常不自觉地与自己为敌，伤害自己而不自知？你是否会感到物质方面的压力，为收入焦虑不安？你是否过度看重他人，因他人而产生不好的情绪？本书是著名哲学家罗素针对相关问题的洞见。

《文明的交汇》

周欣平 著 商务印书馆



本书是关于东西方文化和文明交流的思考。多种文明各自发展并延续的过程中伴随着文明的冲突与交汇。冲突是短暂的，而交汇与融合则是永恒的。本书从书籍文献的流传、文化载体的学者和平民，以及数字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延续这三个方面探讨了文明交汇这一宏大课题。

《无谓光荣 但逐梦想》

金兆钧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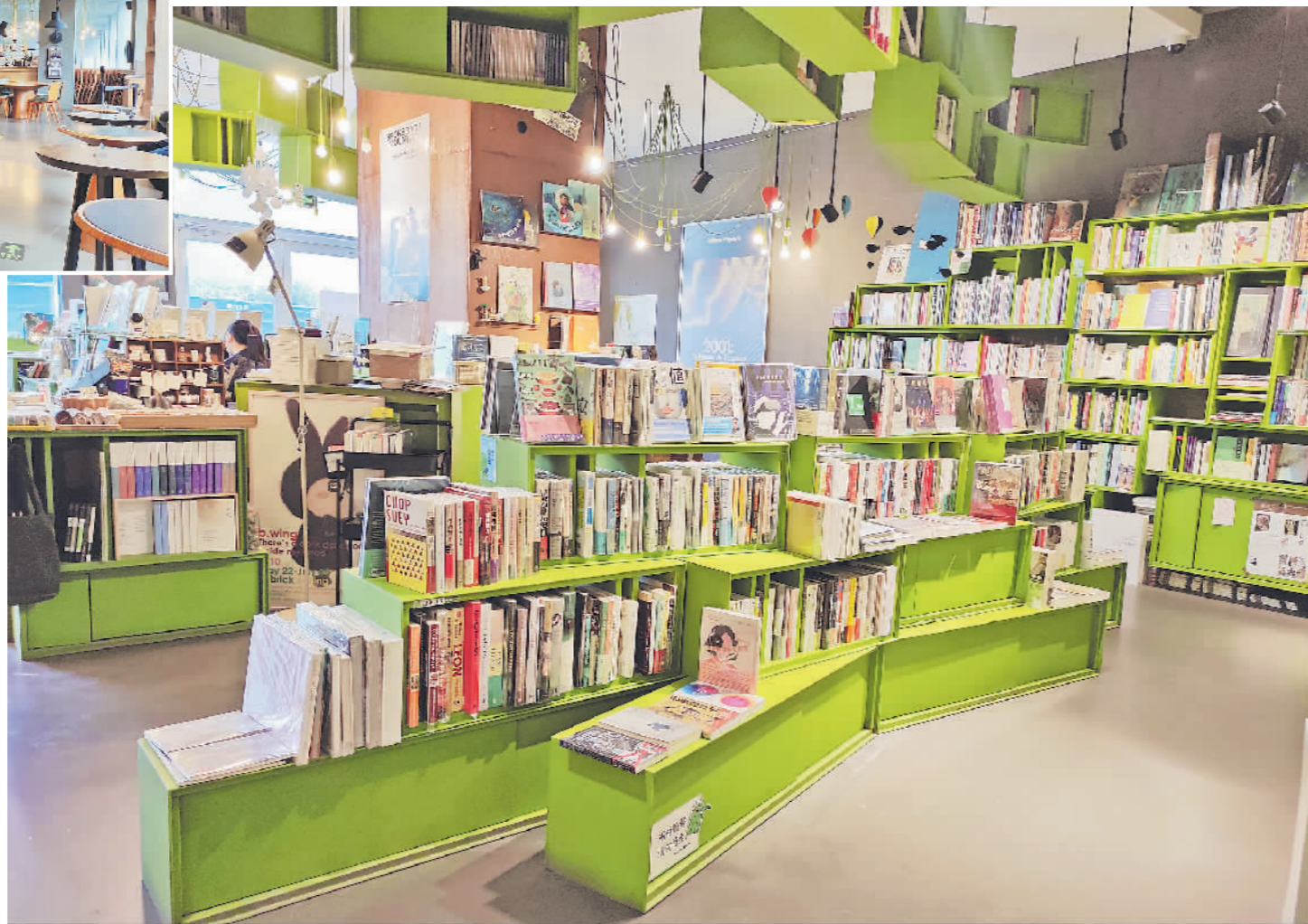


大到政策推动、官方组织，小到音乐人和他手中专辑这样的个体成长……本书作者以时间为轴，以亲历为纬，全面为读者呈现了改革开放之后40余年间中国流行音乐在大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历程：围绕中国流行音乐的闪光话题和重要事件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晓阳）

等待春天的实体书店



洁净敞亮的阅读区正静候读者光临



色调温馨明亮的书店

临近农历兔年，记者探访了一些实体书店。本以为北京的“开放”氛围里，书店可以分享给我一些复兴的风景。然而，比较遗憾的是，无论是连锁店，还是独立书店，记者目光所及都是“冷清”的画面，其中一家昔日的网红书店，数百平方米的店内只有一位顾客。

唏嘘之余，一位坚守的店员给了我积极乐观的期许：等过了春节就会好起来的。是啊，也许是临近春节，读者们或已将心思寄托于返乡，或忙于采购年货……等春天来了，书店一定会复兴。

本报记者 欧阳根

心灵在天地间徜徉

——张永生《拎着背囊看世界》读后

张庆和

读张永生的游记《拎着背囊看世界》(北京燕山出版社)，是心灵引领的行走。

永生长期工作在天津，曾经做编辑工作多年，退休后便从事公益事业。这种对工作、生活的热能，也被带入他行走中的山水、村寨。

在莫斯科广场上，他身着俄罗斯民族服装，用热情与俄罗斯大妈共跳环舞。读他的游记，仿佛见琴声悠扬，歌声悦耳，伏特加和香槟在沸腾的血液里碰撞。

永生的这种热，并非在一城一池、一时一地，而是融入了他到过的角角落落：在柬埔寨吴哥，吃新加坡的娘惹餐，在佛国缅甸和信徒一起赤脚行走拜谒，面对埃及古老精美的绘画，滴滴点点，都洒落他的友情与热爱。

无论去境外还是在国内，他都没有停留于走走看看聊聊，而是以探究追问为兴致，是怀揣那种敬畏历史、尊重异地文化的心思去对待途中的所遇所闻。比如在上海，当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盛富地欣赏大都市新景观的时候，他却携夫人去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偏僻小镇自家楼——那是上海的根。在这座具有800多年农耕文化的古镇里，他或看或听，或饮或步。在临水的小店里闲坐，咬一口肥嘟嘟的圆子，吃一只香酥糯软的海棠饼，嚼香甜的糍粑糕，悠悠地流连于历史与自然的天地，同时具体真切地感受了上海历史深处的昨天今日。

游记中，这种细心深度旅游的习惯，几乎伴随了他的所有旅程：去西沙踏浪，到西部寻海，为阿拉善的草原吟诗，在云南的滇池放歌，即便到了柬埔寨的吴哥，在一个全世界几乎都知道的地方，他也能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二三”。

如：“离吴哥古迹40公里外的崩密列(柬埔寨语：开花的黄花梨树)，至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幽深的庭院古枝盘错，挂满青苔的石壁阴气袭人。在漆黑的巷道里探足，静聆远古回音，时光在回转，心绪在飞腾。崩密列太古老了，古老得连空气都弥漫着历史的味道。”似这样富有质感的文字，在永生的游记里随处可见。无论埃及游的一日一记，还是丈量北非时面对会唱歌的精美绘画，抑或行走国内时的山水见闻，都留下了他属于自己的文字。

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有座举世闻名的盐湖，当年我就在离它不远的海晏县当兵，曾十分想往那处盛景。由于部队担负守卫的是要地，虽一步之遥，却因战备紧张，始终未能如愿。永生“西部寻海”一章各感亲切，仿佛自己也到了那里正和他一起巡湖观览：“走在厚厚的大青盐和老旧枕木铺就的小道上，听伞顶的雨脚沙沙，看盐路晶莹闪闪，烟雾蒙蒙，醉了。”一种或许只有诗人人才有的浪漫和情怀，在游记里闪烁。

这就是永生的游记。作为一个生动的个体，背负着一种自信，他走在广袤的天地间；因热爱，他选择旅游；怀敬畏，他记录历程；缘文学，他抒发情志……

“钢”味浓厚的《钢的城》

年钢厂的改革史诗，工人群体的心灵塑像。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工业题材作品，除了蒋子龙，能进入我们脑际的少之又少。印象中，小说《钢的城》的出现，可以说是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浓墨重彩地展示了特种钢铁企业。而小说中的“临钢”即“冶钢”，就曾在这些方面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

邱华栋评价《钢的城》说：它确实是当代文学中工业题材新的收获，一部立得住的、有分量的长篇小说作品。

小说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已经消失的大工厂的社会生活，重新纳入我们的认知视野和审美视野里面来。

《钢的城》从书里扩展至书外，从历史跨越到现在，从一个行业管窥一个时代，其意义的穿透已然超越了作品和作者本身。

第二个特点是作者独有的丰厚积累和执着的文学追梦。

要写《钢的城》这样一个较为特殊的领域，没有相当扎实的生活积累、专业积累和艺术积累，是绝对做不到的。罗日新在这几方面确实下了很深的功夫。

工业题材的局限性和特殊性，对作者的积累有着天然的苛刻要求，不是通过一般的阅读，道听途说，简单的采访、采风，就能够得来的。罗日新本身是钢厂子弟，在“冶钢”工作生活了将近20年，至今还在从事与钢有关的经营。在专业积累的同时，他似乎是刻意地在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上下功夫。从他写的一些关于创作体会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从出生到成长，罗日新作为钢二代的生活及父亲在“冶钢”的阅历，钢厂的变迁、工友们的喜怒哀乐等，都赋予他浓浓的钢铁情结。甚至在小说中，他巧妙地通过中心人物刘大昌之口，将自己梦已成真的愿望镶嵌其中，这使得小说增加了一个有趣的亮点。用罗日新的话说，他这一辈子就是炼钢、卖钢、写钢。而他历时14年精雕细琢出来的《钢的城》。

第三个特色是写实的巧用及提纲挈领式的写作手法。

作品留下了历史的记忆。在小说《钢的城》中，融入并再现了诸多现实的地名场景及故事情节，如钢研所的撤销，一次成型的飞机大梁的轧制等，都确有其事。有一些本地特产、方言土话，也都穿插其中。写实的

妙用，同时也给书中的“临江市”即现实中的黄石市，印出了一张颇有吸引力的名片。

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紧密结合。作者在着重围绕改革大潮冲击下的各层人物的表现，态度和心灵活动，展开铺陈，如易国兴的变态霸权的施政，祝大昌的委曲求全的奋斗，田鸣健阳奉阴违的权术，付佳钢锃而走险的试法。特别是作品中细致全面地描写了广大工人阶层在面临大潮冲击时的众生相：困惑、挣扎、无奈、顺应、奋争、希冀等等，并以平炉分厂为点，伸展到整个“临钢”，遍及社会各个层面。

另一方面，作者也将日常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乃至家长里短，都以较为细腻的笔触进行了生动书写。

总之，这是一篇“钢”味浓厚的小说，但它又何尝不是百年老厂“冶钢”厂志的另一种版本，这也提高和扩展了小说的视角，使作品有了时代烙印。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本书有着明显地域、行业特征，题材独特，题材厚重，视野广阔，人物鲜活，情节细腻，“钢”味浓厚的好作品，值得阅读。

翻开《钢的城》(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一个19岁就进入“冶钢”工作的读者，有着与别人不尽相同的体会。就我而言，《钢的城》的特有三个层面。

第一，是小说题材独特：将具有神秘色彩的特种钢铁行业场景展现在读者面前；百



《秋华》 金廷标「清」

络图供图